

倚天屠龍記

金庸

倚天屠龍記

第三集

金庸著

金庸作品集 第17册

倚天屠龍記 (三)

(The Heaven Sword and the Dragon Sabre) Vol. 3

作者 金 庸

出版 明 河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10樓

印刷 建明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2樓
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5號5樓B

發行 明報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10樓
電話：H 6 1 6 6 8 3
(香港郵政信箱：4363)

(繪畫：姜雲行)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版(修訂本) 一九八三年九月五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價：港幣20元(美金4.50元)

Copyright, ©, 1963, 1976, by Louis Cha. All rights reserved,
which includes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is book
or portions thereof in any form whatsoever.

Distributed by:

Ming Pao Daily News Ltd.
651 King's Road, Hong Kong
Post Box No. 4363

圖片說明

封面：倪瓚「雨後空林圖」。倪瓚（1301—1374），號雲林，江蘇無錫人。畫法古雅簡樸，氣韻甚高，世稱逸品，明初江南人家以有無倪畫而別雅俗。本圖上方有董其昌題識，稱倪雲林平生設色山水惟有兩幅，此為其一。本圖及本書第一、四集封面原畫均藏台北故宮博物館。

扉頁印章：林皋「肝腸如雪，意氣如虹」——林皋，清順治年間，福建莆田人，治印綿密秀勁，古雅精麗，以漢篆、鐘鼎文入印。清初大書畫家多喜用其印為鈐記。

插頁：

一、冷謙「白岳圖」：冷謙，杭州人，精音樂，善書畫。本圖題字中稱至正癸未（即元順帝至正三年，其時張無忌年方數歲，可能尚在冰火島上），與劉基自浙江湖江而上，至安徽休寧遊覽白嶽，因作此圖，上有劉基題字。其後有張居正題字及許多鑒賞章，其中宣統皇帝的圖章蓋在山上，最沒學問。冷謙著有「修齡指要」一書，講修鍊長生之術，傳說謂冷謙於明永樂年間成仙。

二、冷謙畫象：錄自「晚笑堂畫傳」

三、「布袋和尚」：傳為北宋大畫家李龍眠筆。布袋和尚本為梁時神僧，傳說衆多。元末羣雄起義，頗多以彌勒佛為號召，亦有人自稱為布袋和尚。

四、梁楷「布袋和尚」：此畫神情生動，為梁楷之減筆名作。

五、張宏「布袋和尚」：張宏，明朝人。

六、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七、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八、太極與八卦：倫敦「惠康醫藥史會」所藏之彩畫。

九、上、北元「太尉之印」：製於宣光元年，其時朱元璋已破大都，元順帝北逃後

不久逝世，昭帝即位，改號宣光。太尉是元朝最高的軍事長官，當時王保保掌軍政大權，此印或即為王保保所用。

下右、元朝千戶印：千戶相當於現代之團長。

下左、元人之押字印。

十、趙孟頫「調良圖」：趙孟頫（1254——1322），宋太祖十一世孫，居浙江吳興。元初大書畫家。

十一、元代袖裏紅花卉大碗 十二、銀槎杯：製於元至正五年

十三、北京天寧寺塔：天寧寺建於北魏，名宏業寺，唐代稱天王寺，金代改稱大萬安寺，元末毀於火，明朝燕王時重建，姚廣寺居於該寺。塔高十三丈，共十三級。

十四、元代的石彫羅漢：現藏西德科倫東亞藝術館。

十五、古波斯故事書插畫——波斯明教教義之主旨為善神與惡神不斷鬥爭，「火」為光明仁善之代表。圖中所繪為惡神手下之諸惡魔，樹上生人頭、坐騎有七首等等，異想天開之至。

十六、中國境內出土的波斯古銀幣：分別在吐魯番高昌古城、定縣北魏塔基、陝西隋墓、西安唐墓等處出土，可見在北魏、隋、唐年間，波斯人已與中國交通頻繁。

十七、波斯軍與蒙古軍戰鬥圖——波斯故事書中的插畫。頭有紅色豎起裝飾者為波斯人。

十八、波斯王登基圖：此波斯王較張無忌時代遲一百餘年，由此圖可見其時波斯貴人的裝束。

十九、蒙古戰船及戰士：錄自日本「蒙古襲來繪詞」長卷。傅抱石「中國美術年表」記該長卷於元世祖至元三十年繪成。圖中之戰船似太小，不足以遠涉重洋而攻日本，或為大戰船所附之登陸艇。

目錄

二十一	排難解紛當六強·····	八二一
二十二	羣雄歸心約三章·····	八六三
二十三	靈芙醉客綠柳莊·····	九一一
二十四	太極初傳柔克剛·····	九五—
二十五	舉火燎天何煌煌·····	九九七
二十六	俊貌玉面甘毀傷·····	一〇二九
二十七	百尺高塔任回翔·····	一〇七五
二十八	恩斷義絕紫衫王·····	一一一五
二十九	四女同舟何所望·····	一一七一
三十	東西永隔如參商·····	一一九七



西華子猶似泥塑木彫般站在當地，張無忌在他身側鑽來躍去。每當何太冲等四人的刀劍從他身旁相距僅寸的掠過劈過，西華子便大聲叫嚷，偏又半點動彈不得。

宗維俠見張無忌擠釋圓音，舉重若輕，不禁大為驚異，但既已身在場中，豈能就此示弱退下？大聲道：「姓曾的，你來強行出頭，到底受了何人指使？」張無忌道：「我只盼望六大派和明教罷手言和，並無誰人指使在下。」宗維俠道：「哼，要我們跟魔教罷手言和，難上加難。這姓殷的老賊欠了我三記七傷拳，先讓我打了再說。」說着捋起了衣袖。

張無忌道：「宗前輩開口七傷拳，閉口七傷拳，依晚輩之見，宗前輩的七傷拳還沒練得到家。人身五行，心屬火、肺屬金、腎屬水、脾屬土、肝屬木，再加陰陽二氣，一練七傷，七者皆傷。這七傷拳的拳功每深一層，自身內臟便多受一層損害，實則是先傷己，再傷敵。幸好宗前輩練這路拳法的時日還不算太久，尚有救藥。」

宗維俠聽他這幾句話，的確確是「七傷拳譜」的總綱。拳譜中諄諄告誡，若非內功練到氣走諸穴、收發自如的境界，萬萬不可練此拳術。但這門拳術是崆峒派鎮山絕技，宗維俠一到內功有成，便即試練，一練之下，立覺拳中威力無窮，既經陷溺，便難以自休，早把拳

譜總綱中的話拋諸腦後。何況崆峒五老人人皆練，自己身居五老之次，焉可後人？這時聽張無忌說起，才凜然一驚，問道：「你怎麼又知道了？」

張無忌不答他的問話，卻道：「宗前輩請試按肩頭雲門穴，是否有輕微隱痛？雲門穴屬肺，那是肺脈傷了。你上臂青靈穴是否時時麻癢難當？青靈穴屬心，那是心脈傷了。你腿上五里穴是否每逢陰雨，便即酸痛，五里穴屬肝，那是肝脈傷了。你越練下去，這些徵象便越厲害，再練得八九年，不免全身癱瘓。」

宗維俠凝神聽着他的說話，額頭上汗珠一滴一滴的滲了出來。原來張無忌經謝遜傳授，精通七傷拳的拳理，再加他深研醫術，明白損傷經脈後的徵狀，說來竟絲毫不錯。宗維俠這幾年身上確有這些毛病，只是病況非重，心底又暗自害怕，一味的諱疾忌醫，這時聽他一一指出，不由得臉上變色，過了良久，才道：「你……你怎知道？」

張無忌淡淡一笑，說道：「晚輩畧明醫理，前輩若是信得過時，待此間事情一了，晚輩可設法給你驅除這些病症。只是七傷拳有害無益，不能再練。」

宗維俠強道：「七傷拳是我崆峒絕技，怎能說有害無益？當年我掌門師祖木靈子以七傷拳威震天下，名揚四海，壽至九十一歲，怎麼說會傷害自身？你這不是胡說八道麼？」

張無忌道：「木靈子前輩想必內功深湛，自然能練，不但無害，反而強壯臟腑。依晚輩之見，宗前輩的內功如不到那個境界，若要強練，只怕終歸無用。」

宗維俠是崆峒名宿，雖知他所說的不無有理，但在各派高手之前，被這少年指摘本派的鎮山絕技無用，如何不惱？大聲喝道：「憑你也配說我崆峒絕技有用無用。你說無用，那就

來試試。」張無忌淡淡一笑，說道：「七傷拳自是神妙精奧的絕技，拳力剛中有柔，柔中有剛，七般拳勁各不相同，吞吐閃爍，變幻百端，敵手委實難防難擋……」宗維俠聽他讚譽七傷拳的神妙，說來語語中肯，不禁臉露微笑，不住點頭，卻聽他繼續說道：「……晚輩只是說內功修爲倘若不到，那便練之有害無益。」

周芷若躲在衆師姊身後，側身瞧着張無忌，見他臉上尚帶少年人的稚氣，但勉強裝作見多識廣的老成模樣，這般侃侃而談，教訓崆峒五老中的二老宗維俠，不免顯得有些可笑，又不自禁的爲他發愁。

崆峒派中年輕性躁的弟子聽張無忌說話漸漸無禮，忍不住便要開口呼叱，然見宗維俠容色嚴肅，對這少年的言語凝神傾聽，又都把衝到口邊的叱罵聲縮了回去。

宗維俠道：「依你說來，我的內功是還沒到家了？」張無忌道：「前輩的內功到家不回家，晚輩不敢妄言。不過前輩練這七傷拳時既然傷了自身，那麼不練也罷……」

他剛說到這裏，忽聽得身後一人暴喝：「二哥跟這小子囉唆些什麼？他瞧不起咱們的七傷拳，便讓他吃我一拳，嚐嚐滋味。」那人聲止拳到，出手既快且狠，呼呼風響，一拳對準了張無忌背上的靈台穴直擊而至。

張無忌明知身後有人來襲，卻不理會，對宗維俠道：「宗前輩……」

猛聽得鐵鍊噲啞聲響，搶出一人，嬌聲叱道：「你暗施偷襲！」伸鍊往那人頭上套去，正是小昭。那人左手一翻，格開鐵鍊，砰的一拳，已結結實實打在張無忌背上。這拳正中靈台穴，張無忌卻似全無知覺，對小昭微笑道：「小昭，不用擔心，這樣的七傷拳不會有好大

用處。」小昭吁了口氣，雪白的臉轉爲暈紅，低聲道：「我倒忘了你已練……」說到這裏，忙即住口，拖着鐵鍊退了開去。

張無忌轉過身來，見偷襲之人是個大頭瘦身的老者。這人是崆峒五老中位居第四的常敬之。他一拳命中對方要穴，見張無忌渾如不覺，大感詫異，衝口而出：「你……你已練成『金剛不壞體』神功，那麼是少林派的了？」張無忌道：「在下不是少林派的弟子……」常敬之知道凡是護身神功，全仗一股真氣凝聚，一開口說話，真氣即散，不等他住口，又出拳打去，砰的一聲，這一次是打在胸口。

張無忌笑道：「我原說『七傷拳』若無內功根柢，並不管用。你若不信，不妨再打一拳試試。」常敬之拳出如風，砰砰接連兩拳。這前後四拳，明明都打在對方身上，但張無忌笑嘻嘻的受了下來，竟似不關痛癢，四招開碑裂石的重手，在他便如清風拂體，柔絲撫身。

常敬之外號叫作「一拳斷嶽」，雖然誇大，但拳力之強，老一輩武林人士向來知名。衆人見他連出四拳，全成了白費力氣，無不震驚。崑崙派和崆峒派素來不睦，這次雖然聯手圍攻明教，但雙方互有心病，崑崙派中便有人冷冷的叫道：「好一個『一拳斷嶽』啊！」又有人道：「那麼四拳便斷什麼？」幸好常敬之一張臉膛本來黑黝黝地，雖然脹得滿臉通紅，倒也不大刺眼。

宗維俠拱手道：「曾少兄神功，佩服，佩服！能讓老朽領教三招麼？」他知道自己七傷拳的功力比常敬之深得多，老四不成，自己未必便損不了對方。

張無忌道：「崆峒派絕技七傷拳，倘若當真練成了，實是無堅不摧。少林派空見神僧身

具『金剛不壞體』神功，尚且命喪貴派的『七傷拳』之下，在下武功萬萬不及空見神僧，又如何能擋？但眼下勉力接你三拳，想也無妨。」言下之意是說，七傷拳本是好的，不過你還差得遠呢。

宗維俠無暇去理會他的言外之意，暗運幾口真氣，跨上一步，臂骨格格作響，劈的一聲，一拳打在張無忌胸口。拳面和他胸口相碰，突覺他身上似有一股極強的黏力，一時縮不回來，大驚之下，更覺有股柔和的熱力從拳面直傳入自己丹田，胸腹之間感到說不出的舒服。他一呆之下，縮回手臂，又發拳打去。這次打中對方小腹，只覺震回來的力道強極，他退了一步，這才站定，運氣數轉，重又上前，挺拳猛擊。

常敬之站在張無忌身側，見宗維俠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似已受了內傷，待他第三拳打出時，跟着也是一拳。宗維俠擊前胸，常敬之打後背，雙拳前後夾攻，皆是勁力凌厲非凡。那知兩人拳力到時，便如打在空中虛之處，兩股強勁的拳力霎時之間均被化解得無影無蹤。

常敬之明知以自己身份地位，首次偷襲已大為不妥，但勉強還可說因對方出言侮辱崢嶸絕技，以致怒氣無法抑制，這第二次偷襲，卻明明是下流卑鄙的行徑了。他本想合兩人七傷拳的威力，自可一舉將這少年斃於拳下，只要將他打死，縱然旁人事後有甚閒言閒語，但自己總是為六大派除去了一個礙手礙腳的傢伙，立下一場功勞。那知拳鋒甫着敵身，勁力立消於無形，何以竟會這樣，當真摸不着半點頭腦，只不過右手還是伸上頭去，搔了幾下。

張無忌對宗維俠微笑道：「前輩覺得怎樣？」

宗維俠一愕，躬身拱手，恭恭敬敬的道：「多謝曾少俠以內力為在下療傷，曾少俠神功

驚人固不必說，而這番以德報怨的大仁大義，在下更是感激不盡。」

他此言一出，衆人無不大爲驚訝。旁人自不知張無忌在宗維俠連擊他三拳之際，運出九陽真氣，送入他的體內，時刻雖短，一瞬即過，但那九陽真氣渾厚強勁，宗維俠已然受用不淺。他知若非常敬之在張無忌身後偷襲，那麼第三拳上所受的好處將遠不止此。

張無忌道：「大仁大義四字，如何克當？宗前輩此刻奇經八脈都受劇震，最好立即運氣調息，那麼練七傷拳時所積下來的毒害，當可在兩三年內逐步除去。」

宗維俠自己知道自身毛病，拱手道：「多謝，多謝！」當即退在一旁，坐下運功，明知此舉甚爲不雅，頗失觀瞻，但有關生死安危，別的也顧不得了。

張無忌俯下身來，接續唐文亮的斷骨，對常敬之道：「拿些回陽五龍膏給我。」常敬之從身邊取了出來給他。張無忌道：「請去向武當派討一服三黃寶臘丸，向華山派討一些玉真散來。」常敬之依言討到，遞了給他。張無忌道：「貴派的回陽五龍膏中，所用草烏是極好的；武當派三黃寶臘丸中的麻黃、雄黃、藤黃三黃甚是有用，再加上玉真散，唐前輩調養兩個月後，四肢當能完好如初。」說着續骨敷藥，片刻間整治完畢。

武林各派均有傷科祕藥，各有各的靈效，胡青牛醫書中寫得明明白白。張無忌料想六大派圍攻明教，自是各有攜帶在身。但旁觀的人卻愈看愈奇，張無忌接骨手法之妙，非任何名醫可及，那是不必說了，何以各派携有何種藥物，他也是一清二楚？常敬之抱起唐文亮，神色尷尬的退了下去。唐文亮突然叫道：「姓曾的，你治好我的斷骨，唐文亮十分感激，日後自當補報。可是崆峒派和魔教仇深似海，豈能憑你這一點小恩小惠，便此罷手？你要勸架，

我們是不聽的。你若說我忘恩負義，儘可將我四肢再折斷了。」

衆人一聽，均想：「同是崆峒耆宿，這唐文亮卻比常敬之有骨氣得多了。」

張無忌道：「依唐前輩說來，如何才能聽在下的勸解？」

唐文亮道：「你露一手武功，倘若崆峒派及你不上，那才無話可說。」

張無忌道：「崆峒派高手如雲，晚輩如何及得上？不過晚輩不自量力，定要做這和事老，只好拚命一試。」四下一望，見廣場東首有株高達三丈有餘的大松樹，枝椏四出，亭亭如蓋，便緩步走了過去，朗聲道：「晚輩學過貴派的一些七傷拳法，倘若練得不對，請崆峒派各位前輩切莫見笑。」各派人衆聽了，盡皆詫異：「這小子原來連崆峒派的七傷拳也會，那是從何處學來啊？」只聽他朗聲唸道：「五行之氣調陰陽，損心傷肺摧肝腸，藏離精失意恍惚，三焦齊逆兮魂魄飛揚！」

別派各人聽到，那也罷了。崆峒五老聽到他高吟這四句似歌非歌、似詩非詩的拳訣，卻無不凜然心驚。這正是七傷拳的總訣，乃崆峒派的不傳之祕，這少年如何知道？他們一時之間，怎想得到謝遜將七傷拳譜搶去後，傳了給他。

張無忌高聲吟罷，走上前去，砰的一拳擊出，突然間眼前青翠幌動，大松樹的上半截平飛出，轟隆一響，摔在兩丈之外，地下只留了四尺來長的半截樹幹，切斷處甚是平整。

常敬之喃喃的道：「這……這可不是七傷拳啊！」七傷拳講究剛中有柔，柔中有剛，這震斷大樹的拳法雖然威力驚人，卻顯是純剛之力。他走近一看，不由得張大了口合不攏來，但見樹幹斷處脈絡盡皆震碎，正是七傷拳練到最深時的功夫。

原來張無忌存心威壓當場，倘若單以七傷拳震碎樹脈，須至十天半月之後，松樹枯萎，才顯功力，是以使出七傷拳勁力之後，跟着以陽剛猛勁斷樹。那正是仿效當年義父謝遜在冰火島上震裂樹脈、再以屠龍刀砍斷樹幹的手法。

只聽得喝采驚呼之聲，各派中此伏彼起，良久不絕。

常敬之道：「好！這果然是絕高明的七傷拳法，常某拜服！不過我要請教，曾少俠這路拳法從何處學來？」張無忌微笑不答。唐文亮厲聲道：「金毛獅王謝遜現在何處？還請曾少俠告知。」他心思較靈，已隱約猜到謝遜與眼前這少年之間當有干係。

張無忌一驚：「啊，不好，我炫示七傷拳功，卻把義父帶了出來。倘若言明了跟義父之間的淵源，那是攞明和六大派為敵，這和事老便作不成了。」當即說道：「你道貴派失落七傷拳拳譜，罪魁禍首是金毛獅王嗎？錯了，錯了！那一晚崆峒山青陽觀中奪譜激鬥，貴派有人中了混元功之傷，全身現出血紅斑點，下手之人，乃是混元霹靂手成崑。」

當年謝遜赴崆峒山劫奪拳譜，成崑存心為明教多方樹敵，是以反而暗中相助，以混元功擊傷唐文亮、常敬之二老。當時謝遜不知，後來經空見點破，這才明白。這時張無忌心想成崑一生奸詐，嫁禍於人，我不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何況這又不是說的假話。

唐文亮和常敬之疑心了二十餘年，這時經張無忌一提，均想原來如此，不由得對望了一眼，一時說不出話來。宗維俠道：「那麼請問曾少俠，這成崑現下到了何處？」

張無忌道：「混元霹靂手成崑一心挑撥六大派和明教不和，後來投入少林門下，法名圓真。昨晚他混入明教內堂，親口對明教首腦人物吐露此事。楊逍先生、韋蝠王、五散人等皆

曾聽聞。此事千真萬確，若有虛言，我是豬狗不如之輩，死後萬劫不得超生。」
他這幾句話朗朗說來，衆人盡皆動容。只有少林派僧衆卻一齊大嘩。

只聽一人高宣佛號，緩步而出，身披灰色僧袍，貌相威嚴，左手握了一串念珠，正是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他步入廣場，說道：「曾施主，你如何胡言亂語，一再誣蔑我少林門下？當此天下英雄之前，少林清名豈能容你隨口污辱？」

張無忌躬身道：「大師不必動怒，請圓真僧出來跟晚輩對質，便知真相。」

空性大師沉着臉道：「曾施主一再提及敝師姪圓真之名，你年紀輕輕，何以存心如此險惡？」張無忌道：「在下是要請圓真和尚出來，在天下英雄之前分辯是非黑白，怎地存心險惡了？」空性道：「圓真師姪是我空見師兄的入室弟子，佛學深湛，除了這次隨衆遠征明教之外，多年來不出寺門一步，如何能是混元霹靂手成崑？更何況圓真師姪爲我六大派苦戰妖孽，力盡圓寂，他死後清名，豈容你……」

張無忌聽到「力盡圓寂」四字時，耳朵中嗡的一聲響，臉色登時慘白，空性以後說什麼話，一句也沒有聽見，喃喃的道：「他……他當真死了麼？決……決計不會。」

空性指着西首一堆僧侶的屍首，大聲道：「你自己去瞧瞧罷！」

張無忌走到這堆屍首之前，只見有一具屍體臉頰凹陷、雙目翻挺，果然便是投入少林後化名圓真的混元霹靂手成崑，俯身探他鼻息，觸手處臉上肌肉冰涼，已然死去多時。張無忌又悲又喜，想不到害了義父一世的大仇人，終於惡貫滿盈，喪生於此，胸中熱血上湧，忍不